

生活的辩证法，也是艺术的辩证法

胡友笋

《主角》展现的是围绕舞台的普通人生，展开的却是比舞台更广阔的天地；它观照的是一群“小众”的生活姿态，虽“小”也“众”地折射出了大多数普通劳动者的精神向度

创作者围绕舞台中心和周边有意设计了几组不同类型的角色之争，以此展示争与不争、巧与拙的辩证关系。相比忆秦娥的守拙和坚韧，楚嘉禾视主角的光鲜，却吃不了练功的苦，便寻思着各种捷径以期攀塔折桂，种种聪明机巧反而成了反向作用力，将她在这条路上越抛越远。

正如陈彦在小说《主角》后记中所言：“唱戏需要聪明，但太过聪明，脑瓜灵光得眉头一皱，就能计上心来者，又大多不适合唱戏。尤其不适合做角儿。要做也是小角儿、配角儿。大角儿是需要一份憨痴与笨拙的。”忆秦娥的突出之处，正在于这种心无旁骛的耐心和韧劲，使其在纷繁跌宕的时代洪流和名利场中，硬是凭借着一股一往无前的劲头和一步一个脚印踩出来的踏实，最终成就了自己。

主角的光鲜和暗影

所谓“台上台下，红火塌火，兴旺寂灭”，是为戏曲和人生常态。主角在舞台上光鲜耀眼，台下也与普通人一样经历着喜怒哀乐百味人生。

忆秦娥奔向艺术事业的高峰，现实人生却跌跌落落。相较于小说，电视剧虽做了一些简化和温情化处理，但刚进县剧团时饱受排斥欺凌，初绽光芒时遭逢毁誉荣辱，家庭生活一地鸡毛，突如其来舞台事故和车祸又带来沉重的双重打击，让观众充分体会到了这个主角光鲜背后的悲凉。

忆秦娥虽无意做主角，但时与势将她推成主角，也教她遍历主角的荣辱、起伏与进退。电视剧结尾处外音讲道：“主角是什么，忆秦娥终于想明白了，不是站在舞台中间的才是主角，每一个在生活里硬扛着没倒下的都是。”由此，“主角”在作品里有了更深刻的内涵。

《主角》通过忆秦娥艺术生命与个体生命的反复缠绕和交织叙事，呈现了生存本相，传递出

一种深沉的人生况味，让我们在百感交集中领略了文艺作品透视生活、思考人生的审美力量。

主角配角皆是人生

纵观文艺光影、人生百态和世间万象，主角与配角从来不是非此即彼、高下迥别的对立关系，所有完整的文艺叙事和事业格局，都离不开主角与配角的双向构筑。

《主角》虽名为主角，实则尽展群像。胡三元、花彩香、苟存忠等众多人物，也都在自己的轮盘上争当着主角，他们从对名声的追求开始，又逐渐超越了对名声的追求。他们成就了主人公从易来弟到忆秦娥的人生蜕变，同时也展示了各自多元的生命状态，传递出一种超越个人荣辱的深沉力量和文化意蕴，构成了《主角》最厚重的底色。

特别是胡三元这一人物形象极具艺术张力。他热爱秦腔，鼓艺精湛，有一身本事，虽多不得志，但从未放弃对秦腔的传承和守护。作品有意用胡三元和忆秦娥对照，这个有着“西北鼓王”之誉的舞台司鼓，人生大部分时间都是站在舞台的角落和边缘，但在自我的人生大戏中活出了价值，也活成了主角。

由是观之，《主角》讲述的不仅是一个戏曲演员的沉浮人生，更是在为所有默默无闻的艺术坚守者作传，它聚焦一群平凡的秦腔守护者，发掘了一种习焉不察的生命光亮，让观众和读者看到了把“戏比天大”刻进生命的别样人生。

“抡圆了”才能成就好戏

陈彦在谈论《主角》创作时曾提到一个“要抡圆了写”的话题。何为“抡圆了”，其要义之一就是修辞立其诚，遵循文艺规律，把故事写扎实，把人物立起来，把细节做到位。

文艺创作是一件致广大而尽精微的事，唯有进入艺术表达对象的内心世界，在人物身上灌注自我真诚的生命体验，才能造就直抵人心的优秀作品。《主角》聚焦具体而细微的世间百态，在社会进步的宏观背景下深入描绘一群戏曲艺人的生命样态，生动记录下伟大时代的“风俗史”和“心灵史”。特别是以张嘉益等为代表的《主角》创作团队，继承了陕西文艺的优良传统，以狮子搏兔式的创作态度，沉浸式感受角色人生，贴着人物塑造，让每个人都鲜活起来、立体起来。

“抡圆了”也需要创作者葆有工匠精神。所谓“慢工出细活”，电视剧《主角》筹备历时8年，5年打磨剧本，拍摄周期长达半年，包括富有时代感的场景还原、电影光影美学的运用等，使得

作品既保留了原著的文学质感，也实现了符合视听艺术规律的审美再造。

应该说，从编剧到制作，从主演到群演，创作团队合力拧成一股绳，最终“抡圆了”这部生气勃勃的精彩大戏。

离生活最近的作品最受人民欢迎

《主角》的热播，看似出乎意料，实则尽在情理之中。真诚描写人民的作品始终具有最广泛的社会基础，离生活最近的作品最受人民欢迎。

从电视剧《装台》到《人世间》再到《主角》，近年来几部反映世情人生的作品广受欢迎、备受赞誉。这些作品讲述的都是普通劳动者的日常生活，故事主人公并没有太多“光鲜亮丽”之处，人生经历亦非时下荧屏上最常见的那种“精致人生”。他们靠双手劳作为生，日子过得庸庸常常，甚至不乏卑微之处，但也有自己的持守之道，生活不易却始终怀揣梦想，勤勤恳恳按照自己的生活方式，坚韧且达观地生活着、劳作着、奋斗着。

创作者正是在这种看似司空见惯的生活褶皱里铺展普通人的情感和命运，于日常而世俗的精神底色中，进而展现了构成我们这个社会和民族“最可贵可贵的克己守恒和社会稳定的力量”。

从根本上说，《主角》的真正艺术魅力也恰在于此。作品用贴近百姓、直面生活的艺术表达，展示了最广大群体的劳动本色和精神光亮，一定程度上也满足了普通劳动者在艺术作品中直观自身的愿望和审美心理。这就使得作品中的人物，很容易进入普通人的审美结构，与之建立起情感联系。这并非是说该剧已尽善尽美、无可挑剔，但它在内容和形式上所表现出来的对普通百姓生活的深刻体认和真诚观照，使之能够与广大受众实现最大层面的共情。

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里说，工人“那由于劳动而变得坚实的形像向我们放射出人类崇高精神之光”。普通劳动者身上往往有着最朴素的美德，普通人的世界也自有其庄严和伟大。这是生活的辩证法，也是艺术的辩证法。《主角》展现的是围绕舞台的普通人生，展开的却是比舞台更广阔的天地；它观照的是一群“小众”的生活姿态，虽“小”也“众”地折射出大多数普通劳动者的精神向度。

今天，我们正处于一个社会急剧变化、生活节奏飞快的时代，面对内卷、焦虑、躺平等各种人生迷茫情绪，需要更多诸如《主角》这样重申劳动、奋斗、踏实等社会价值基准的文艺作品，需要更多呼唤爱、引向善、正面造就人心的文艺作品。

左上图电视剧《主角》海报。资料图片

坚持“两创” 关注新大众文艺



电视剧《主角》改编自作家陈彦获得茅盾文学奖的同名长篇小说。该剧在央视播出后，引发了一场全家老少追剧、社会热议的收视盛景。究其原因，剧作以扑面而来的生活气息引人关注，也以强烈的地域文化标识令人印象深刻，更以质朴深沉的人生况味打动观众。作品中各色人群热气腾腾的人间烟火，主要人物跌宕起伏的命运走向，故事结尾萦绕在怀的丝丝怅然，构成了观看者的主要收视体验。

舞台上的主角其来有自

所谓主角，即文艺作品中的领衔主演或处于舞台中心的人物，其鲜亮位置也是不少从业者钦慕并为之奋斗的目标。作品取名《主角》，内容围绕着一个舞台主角的成长史展开，讲述一个懵懂的放羊娃娃，如何从青涩少年成长为戏曲领域，又如何凭借一种自觉与不自觉的专注和刻苦，从剧团烧火丫头逐渐成长为秦腔界一代名角。

与其他人争当主角不同，故事主人公忆秦娥并不汲汲于此，之所以后来能够成为名震四方的“秦腔皇后”，端赖于吃得苦、耐得住的性格和品质。她出身贫寒，先天似无甚特殊的天赋异禀，后天也非突然“灵魂开窍”或“能力开挂”，在剧团这个充满竞争甚至不乏相互倾轧的环境中，她以一种静水流深的人生姿态，在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勤学苦练中，结结实实地向下扎根，兢兢业业地向上成长。

万物有源 百味有因

在中华大地的辽阔版图上，山川湖海孕育出丰富多彩的风物与人文。近日，美食文旅节目《寻味山海》以“风物”为罗盘，跨越山海，寻味天地，呈现了一场视觉与味觉的双重盛宴，收视率稳居全国同时段榜首，微博话题总阅读量突破14亿。

《寻味山海》没有囿于方寸灶台，而是将镜头推向喀斯特峰林、溶洞暗河、高原黄壤、湿地湖泊，从地理环境出发，解读风物与水土之间的共生关系。从兰州西园历经九年方得清甜的百合，到武汉蔡甸千年藕塘孕育的粉糯莲藕，节目将地貌、气候、生态与饮食习俗有机勾连，让每一道菜肴都成为一方水土最真实的表达。这种从地理认知到情感认同的叙事路径，增进了观众对脚下土地与盘中风物关系的理解。

节目以镜头为媒，一站式呈现山水风光、人文底蕴、特色美食，吸引观众寻味而来，实现了从“线上流量”到“文旅品牌”的价值转化。在江苏溧水，节目播出后无想山、傅家边、石臼湖景区的客流都实现了同比增长。在福建龙岩，依托节目对客家文化的聚焦呈现，当地顺势推出“美食+文旅”特色品牌，打造“客家美食宴”等沉浸式文旅产品。《寻味山海》激发了观众体验山河之美的热情，也激发了文化传播与经济发展的良性互动。

一花一果皆风物，一餐一饭见人文。真正的至味，在山海之间，更在人与自然的生息与共之中。好的美食文旅节目让我们相信，有一种味道，能够连接过去与未来、山河与餐桌，唤醒深埋心底的故乡与远方。

（作者为中央民族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

质朴温暖的美学表达

——话剧《哈达铺的灯光》观后

宋宝珍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之际，甘肃省话剧院创作的革命历史题材话剧《哈达铺的灯光》，以红军主力突破腊子口、到达甘肃哈达铺的真实历史为依托，表现了中国共产党在长征途中作出的正确选择和革命行动。经多年打磨，剧作在叙事结构与人物塑造上多维创新，形成了悲壮豪迈的美学品格。

甘肃宕昌县哈达铺镇被称为长征的“加油站”。当红军攻克腊子口后抵达这里，已是伤病严重、极度疲惫。毛泽东在当地邮政代办所办的《大公报》上获悉陕北革命根据地的消息，由此确立了“到陕北去”的正确战略方向。《哈达铺的灯光》没有全景式铺陈长征历史，而是采用双线交织的复调结构：一条线索聚焦周恩来病重、红军亟须延医治疗的紧迫现实，由此展开连长梁铁军与当地医生杨秀才之间的冲突；另一条线索则着力表现毛泽东面对队伍去向的重大抉择，引出革命策略、红军命运、前进目标的战略思考。两条线索相互映照、彼此呼应，使“治病”的微观叙事与



美食文旅节目《寻味山海》海报。资料图片

“救国”的宏观命题形成有机统一。

剧中最动人的情节，莫过于毛泽东与昏迷中的周恩来的“精神对话”。导演利用舞台的转动，实现现实与回忆的自由转换：病榻上的周恩来化身昔日的青年，二人回溯在广州初见时的欣喜、在遵义苟坝之夜的默契，共同背诵了“独立寒秋”“大江歌罢掉头东”等诗词。这一幕场景精准地捕捉了革命知己的惺惺相惜。小战士云贵川的“英灵贯穿”则是另一重浪漫表达——序章中他抱着炸药包扑向碉堡壮烈牺牲，尾声中他以英灵形象追问“队伍去哪”，最终得到“建立新中国”的现实回应。毛泽东窗前的一盏灯火，照亮了整支革命队伍的前路；一群普通人的命运起伏，折射出中华民族的历史走向。宏大的革命历史，藏身于生活细节之中；坚定的信仰之光，诞生于迷茫与求索之后。在剧中，厚重的革命历史叙事得到了质朴温暖而又充满诗意的美学表达。

在舞台呈现上，剧作延续了甘肃省话剧院深厚的现实主义传统，以细节真实为宏大革命叙事注入烟火气和真实感。多媒体、灯光和音

效的灵活运用，营造出极富感染力的舞台氛围，马灯、红日等意象的视觉冲击力被进一步放大，历史真实与舞台美学由此融会贯通。

“灯光”是全剧的主要意象。一盏小小的灯火，指引革命前程，聚合军民深情，凝聚前进力量，进而照亮了胜利的前景，形成了从物质到精神、从具体到象征的完整意义链。这正是《哈达铺的灯光》能够跨越时空、照亮今天观众内心的原因。

（作者为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

上图为话剧《哈达铺的灯光》剧照。资料图片



效的灵活运用，营造出极富感染力的舞台氛围，马灯、红日等意象的视觉冲击力被进一步放大，历史真实与舞台美学由此融会贯通。

“灯光”是全剧的主要意象。一盏小小的灯火，指引革命前程，聚合军民深情，凝聚前进力量，进而照亮了胜利的前景，形成了从物质到精神、从具体到象征的完整意义链。这正是《哈达铺的灯光》能够跨越时空、照亮今天观众内心的原因。

（作者为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

上图为话剧《哈达铺的灯光》剧照。资料图片

在与世家大族的切磋间磨炼了心性。

对于墨业，李砚笃定又虔诚。这种从业之道，既是自我追求，也源自家业熏陶。李砚敬着“墨”，打小在爷爷的影响下，领悟了匠人之心，老一辈的言传身教，引导她修之于行。七祖母汪如君隐忍而坚定，在李家风雨飘摇之际挺身

一轴家风文脉的诗意长卷

——观电视剧《家业》有感

舒云

而出，力排众议让李砚主持家业，当李砚因手握制墨权力招来嫉恨构陷时，汪如君虽心如刀割，表面却不动声色，只为将李砚磨炼得更加坚韧。同样，接过家业重担的李砚身体力行，带晚辈去金陵历练见面，引其上走上正途，为家族绝技培养传承人。作品用大量篇幅刻画主角成长路上的点点滴滴，向观众传递着这样的道理：良好的家

风，世代遵循的道德准则和行为规范，是历劫不败、家业兴盛的正真秘诀。

（作者为中国网络视听节目服务协会节目部主任）

艺海观澜

奖项从来不只是奖项。对文艺行业来说，评奖既在对过去一个阶段的创作作出评价，也在告诉后来者，什么样的创作能够留下来。尤其对视听艺术这样一种与时代生活、公共传播和社会审美联系极为紧密的艺术门类来说，评奖本身就是价值引导和审美建构的一部分。在新的创作生态和传播格局中，文艺评奖应当直面新的现实，建立更有解释力、引导力的评价体系。

艺术奖项需要面对的第一个问题是，价值导向怎样通过艺术本体落地。价值导向解决的是“往哪里走”的问题，艺术本体解决的是“走不走得进去”的问题，真正成熟的评价，必须把两者放在一起看。评奖中最值得警惕的，恰恰是把这两件事拆开了。一种倾向是，只要题材重大、主题鲜明、立场端正，艺术上的问题似乎就可以被“豁免”；另一种倾向则把传播热度、平台声量、粉丝动员看成天然有效的社会认可。前者会让评价滑向概念化，后者会让评价滑向流量化。只有同时抵住这两头的拉扯，评奖才会有更强的说服力。因为观众并不拒绝深刻，也不只接受热闹，关键在于作品有没有把你想说的东西说得有力量，有温度，有艺术感染力。

这就牵出了第二个问题：为什么要继续强调“叫好又叫座”。所谓“叫好”，是对作品思想深度、艺术高度和审美水准的专业确认；所谓“叫座”，是作品真正进入了公众视野，不同年龄、不同圈层的观众都愿意看。被流量牵着走，或者只奖励那些业内承认、公众却感受不到的作品，评奖的导向作用就会慢慢变弱。评奖活动所推崇的，应该既是专业意义上的好作品，也是能够真正抵达观众的优秀之作。

再往深处看，更大的挑战在于，评奖标准能否跟上新的创作语境。以电视艺术为例，过去，我们习惯于从大题材、大叙事、长周期制作、中心化播出等方面出发，这套经验曾支撑起一批代表作。现在情况变了，新大众文艺使创作主体更广泛，表达方式更日常，传播过程更开放，作品的意义在评论、转发、切片、二创和持续讨论中不断展开。其中当然存在粗糙、同质、情绪化的问题，但不能因此就把整个新语境都看成外国地带。相反，评奖正是从这种复杂的文艺生态里，辨认出哪些作品在题材选择、艺术表达、传播效果和时代精神之间形成了新的平衡。

从这个意义上说，大视听格局更加考验评奖工作的判断能力。重新理解“艺术本体”，不能把它只看成创作范式的变化，而要看到不同视听形态在人物、叙事、情感和视听表达上的不同完成方式；重新理解“公共接受”，既不能忽视观众反应，也不能机械地把流量当成民意；还要重新理解“精品”的含义，今天的精品，题材、审美、风格、播出方式更加多样灵活，但都能在价值立场、艺术质量和社会效果之间形成较高水平的统一。

说到底，奖项的权威，是因为它比一般的判断水平更高、更准、更有分量。面对视听艺术所处的媒介环境、创作生态和受众结构的深刻变化，我们需要将价值导向、人民立场和艺术创新继续贯通起来，让评奖不只对既有成绩进行表彰，更对未来艺术发展方向作出负责任的判断。

（作者为浙江传媒学院教授、中国广播电视艺术资料研究中心主任）



本版邮箱：wenyipl@peopledaily.cn 本版责编：张明瑟 版式设计：蔡华伟

文艺评奖应跟上新的创作语境

王俊杰